

十年前我为了写一本书,专程去马桥乡旗忠村采访。那次采访,我了解了小平同志视察闵行开发区后,又去马桥乡旗忠村看望村民,还跟小朋友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时光——

那是1992年2月12日,春节后不久的一个上午。这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大地;“立春”刚过没几天,温暖的风中已有了春天的气息。

小平同志十点左右到达旗忠村。国家主席杨尚昆、上海市领导吴邦国、黄菊,还有小平同志夫人卓琳、小平同志的女儿等,陪同老人家一道到达。小平同志走下“考斯特”旅行车,与迎候在车下的县乡干部亲切握手。村民们奔走相告,见了“邓伯伯”的村民则个个喜出望外、热情招手,向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致以敬意。

有趣的是,这时旗忠

村小学的孩子正在操场上列队举行少先队仪式。他们戴着红领巾,高举队礼,列队行进;鼓乐队的鼓声整齐雄壮,小号声更是响彻云霄。这一下子引起了小平同志的注

邓小平和马桥孩子

彭瑞高

意。他老人家稳步走进小学,走到鼓乐队面前,很有兴趣地看着孩子们。小平同志一贯喜欢孩子。无论在哪里,他总是孩子们心目中最慈祥的爷爷。看着这一操场的农村少年,小平同志十分感慨,他说:这些小朋友是新中国最幸福的一代人。他随后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旗忠村小学,对这所农村小学的环境、校舍和设施很是赞赏。当他看到学校还建有一座游泳池时,笑着对周围的同

志说:小学有游泳池,这里是第一家。

快近中午时,学校开始了课外活动。孩子们在操场上看到了小平同志,纷纷涌来向他老人家敬队礼,齐声叫:邓爷爷好!

小平同志高兴地挥手回应,说:小朋友好!在幼儿园里,小平同志看到一位女教师手里抱着一个男孩,亲切地走了上去。女教师伸出双臂,把手中的孩子抱到小平同志面前。孩子见了邓小平同志,连声叫“邓爷爷好,邓爷爷好!”小平同志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孙儿一样,开心地笑了起来,他也伸手抱住孩子,在孩子的小脸上连着亲了几下。随行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柳中央按动快门,定格了这一宝贵

世上有一些人是应该记住的。如果根本就不知道,是见识的浅陋;如果知道了而没有记住,是心无所持,犹如荒漠,撒下再多的种子,也难以发芽。

在南华寺,我见到了虚云大师。说准确些,是见到了虚云大师题写的一块碑刻。

南华寺在广东韶关曲江江东6公里处,北靠青山,南邻绿水,始建于南朝,有1600年的历史,是六祖惠能弘扬禅宗的道场,香火鼎盛,可谓岭南名寺。我是在快出寺门时看到的这块碑刻,不大,青石板上镌刻着清秀的四个大字“应无所住”,题款是“虚云时年一百二十岁”。我知道,虚云大师长寿,活了一百二十岁。这是他临终前留给世上最后的一幅墨迹,可以和弘一法师最后留下的“悲欣交集”媲美。据说虚云大师圆寂的时候,老梅枯枝突然开起梅花,而寺中菜园里的青菜尽放出了莲花。

有意思的是,旁边一位朋友指着这块碑刻上的“住”字对我说:“这是虚云大师故意少写了一笔,应该是‘往’字,应无所往。”立刻,旁边有人反唇相讥:“不对,就应该是‘住’字,《六祖坛经》里有记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两种解释,两种意思,如果是“往”,则来路茫茫心无所依而虚无;如果是“住”,则了无牵挂而心静禅明,即六祖所说最有名的那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我对《六祖坛经》一无所知,查了书,知道后者是对的,这是五祖传授衣

在澳大利亚的西部城市,发现有些中小马路的部分路段呈S形设计,尽管是机动车道是单向双车道的路面,驾驶员也都能有条不紊开着车,几乎见不到有高速行驶的车辆。开始时不明白,还以为外国人素质高,后来问了当地的司机才恍然大悟,因为S形路面由于视线和弯道的的原因,使驾车人对前方路段的判断始终不能一目了然,想快也快不了,就像开盘山公路。这样一来开车者即使在车少路宽时也较难超速。此举首先从硬件上约束了超速的冲动,时间一长自然就养成不超速的行车习惯,习惯一旦养成,就是到了直道上一般也不会超速了。

当然,我们的城市不一定照搬澳洲的S形马路。关键是按各种路段的不同情况开车,进而提高驾车人遵守交通法规意识。例如:高速公路、郊区马路、市中心路段和居民小区内,都该有不同的车速。遗憾的是部分车主自恃车技高超,在马路上随意变道,超车,尤其在宽阔通衢路面或高速公路上,更是有许多快开多快,视限速标志如无物,在众多车辆中间呼啸而过,估计车速在150迈到200迈之间,一旦有任何异常情况出现,是根本没有反应时间的,到时造成的只能是害人害己的不堪设想之后果。

道路限速的目的是减少和消除不必要的交通事故,确保人身安全和财产不受损失,利人利己,何乐而不为呢。

钵之前,对惠能讲述《金刚经》时说的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听后大悟,五祖方才授其衣钵,命其六祖。对惠能,五祖还说了关于衣钵与经法的另外一段话:“法则以心印心,皆令自悟自解,衣乃争端之物,止汝勿传。”

虚云大师就是这样一个人。1935年,南华寺已经一片凋败,时任国民政府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将军力邀虚云大师来主持修建南华寺,当时虚云大师已经96岁高龄。历时十年,艰苦卓绝,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南华寺。要知道,这十年中正当抗日战争的8年,战火连绵之中,依然痴心不改,一意孤行,修建古寺,这可是巨大的工程,该是多么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在参谒南华寺时,我听说了关于虚云大师这样一件往事,心里对他更加景仰。日本鬼子的战火即将烧到南华寺的时候,是虚云大师将寺中五百木雕罗汉,藏在了大雄宝殿的三宝佛像的肚子里,逃过了战火一劫。这五百木雕罗汉可是南华寺的宝贝,北宋的作品,全部紫檀,高50厘米,和大雄宝殿墙上的立体泥塑的五百罗汉相对应,须眉毕现,极为罕见,如今成了国宝。为了保险,这个秘密只有虚云大师一人知道,一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打扫大雄宝殿卫生的时候,才偶然发现了三宝佛像肚子里的秘密。“应无所住”,是指个人的修行,洗去尘心;而面对国家面对正义尊严的时候,佛心所向,则是另一番景象。

1935年到1942年这7年中,虚云大师都在南华寺,也就是说,从96岁到103岁,他都在这里,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百年寿辰。纷乱的绵延与繁重的修建南华寺之中,不知道是否有人为他祝寿。在大雄宝殿的旁边,见到一株拥有250年树龄的菩提,禁不住心中一动,想起古罗马的哲人奥维德,希望自己能死后能够变成守护神殿的一株树。这株枝叶参天的菩提,应该就是虚云大师的寿像。我仰头观望,夕阳辉映下,树冠袅袅升起一团红云。



情景。小平同志亲吻农村孩子的这幅照片,一时传遍全国。

又十年过去了,小平同志视察旗忠村已经整整二十年。我多次去旗忠村,想看看小平同志亲吻过的男孩长多大了,但一直没遇到;今年年初五,我又去了一次旗忠村,这次很巧,男孩一家都见到了。

那个男孩,现在长成了近一米八的小伙子!

孩子的祖母徐新娟说,小平同志来的那天,她还在家“孵太阳”呢,邻居们跑来告诉她:“邓伯伯到幼儿园去了!老师手里抱着你孙子,你孙子小嘴巴真甜,‘邓爷爷好,邓爷爷好’叫个不停。邓伯伯很高兴,停下来抱你孙子,还吻了他的小脸。这孩子真是好福气啊!”

孩子的父亲汤建忠和母亲黄敏华,想起这天就很激动,他们说:“那时我们都在村里的纺机厂工作,下班后我们去幼儿园领孩子,老师就告诉们说:‘你家孩子好福气,今天邓伯伯抱他了,还亲吻了他!’这孩子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宝贝,我们当父母的做梦也没想到!”

男孩名叫汤佳赞。20年来,他跟旗忠村的同龄人一样,受到了村里最好的教育。走出幼儿园后,他在旗忠村小学读了5年书,接着又成了强恕中学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杨浦区闵行区两所学校里学习“造型设计”,2007年毕业后,在一家服装厂当过统计员,现在在旗忠村从事公益工作。

汤佳赞一家可以告慰小平同志的有三件事——

一是20年前还很困难的汤家,现在家境大大好转,他们跟旗忠村所有农户一样,也住进了漂亮的别墅小区;二是汤佳赞

我和袁雪芬大姐相识有63年。她虽然已离开我们,我却永远难忘和她相关的4件小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1948年秋。我刚满21岁,初露头角,随着范瑞娟大姐一同加入了雪芬大姐的雪声剧团,担任二肩小生,在这个越剧改革史上最先锋的团队中,亲身经历了那段标新立异的编、导、演、音、美创作机制和艺术创造过程,受益匪浅。有一天,我跟着袁雪芬她们几位大姐一起去唱电台;我先唱完了,刚准备离开,却被她拉住并轻轻对我说:“雅珍(我小名),不要走,听听我们唱完。”当时我不以为然,但很快就懂得这种学习机会难能可贵。大姐如此关照和呵护,对我以后的个人艺术发展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二件事发生在1980年初。我那时近53岁,“文革”十年荒废后,我与长期搭档的戚雅仙齐心协力,重整旗鼓,将我们原来的合作越剧团改建为静安越剧团。雪芬姐一听到我们将被批准重建剧团的消息,一大清早赶到暂且还没有购置桌椅的“静安”团部临时办公室,亲自登门道喜。想到大姐她自己才刚刚“官”复原职,正在为上海越剧院的百废待兴而日理万机,还如此温情关心我们这两个小妹妹,我深深感动。

第三件事发生在1989年春。我已经62岁,正举办我个人的“舞台50周年演唱会”,并有幸聚合傅全香大姐、戚雅仙、王文娟和金采凤这“四大名旦”同台,联袂助演。雪芬姐那段时间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闻讯后赶回了上海,事先专门准备好稿

这孩子出息了,他在学校学了“造型设计”,家里的新房装修,都是按他的设计思路施工的,电视墙上的花纹图案还是他自己画的;三是这个23岁的小伙子,今年找到女朋友了!小姑娘也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在闵行区一

家公司工作。要是小平同志再次来到旗忠村,看到村子发展得这么好,又看到当年的孩子们都成了新农村的建设者,他老人家该有多高兴啊。



六笑

恽清

世人但知唐伯虎点秋香之“三笑”,尚不知宋代范浚有“六笑”。明代桑悦有诗云:“《四愁》自比张平子,《六笑》堪怜范茂明”。范浚,字茂明,宋高宗时贤良方正。秦桧任相,他坚辞为官,史称香溪先生。他写的《六笑》诗,一笑支道林,二笑贺知章,三笑陶靖节,四笑王无功,五笑杜子美,六笑韩退之。六笑,实际上是对六位古代诗家的评论,笑,非嘲笑,而是善意的调侃和议论。作者自知评议并非完全正确,故特地声明:“客言莫漫笑古人,笑人未必不受嘲。螳螂袭蝉雀在后,只恐有人还笑君。回头生愧不能语,嘲评从今吞不吐”,颇有自知之明。

去年冬天一个晚上,我开车带着妻子回城,半途时,在车灯映照下,我看见路边几个农民工打扮的人向我招手,希望能够载他们一程。我犹豫了一下,车子直接开了过去。说真的,我有点担心,因为这条路比较偏僻,路上车子行人都很少,我害怕碰到坏人。但是开过去以后,我又感觉很不安,外面天气很冷,他们要想再等到车子也确实不易,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我又调转头,回去带他们。

他们一共四个人,是在外地打工回来的,长途车把他们扔到这儿,离家还有二十多里路,且都带着行李。于是在这儿拦过路车,可拦了好多辆车,也没有一辆停下来的。当我请他们上车时,他们先问起价钱来,我想反正顺路,就当学雷锋做好事吧,就告诉他们不要钱。他们一下子警觉起来,说要是不要钱就不坐我的车,最后不得已,答应按照班车的价格每人五元钱,他们才上了车,四个人拥挤在一起。

我和袁雪芬大姐相识有63年。她虽然已离开我们,我却永远难忘和她相关的4件小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1948年秋。我刚满21岁,初露头角,随着范瑞娟大姐一同加入了雪芬大姐的雪声剧团,担任二肩小生,在这个越剧改革史上最先锋的团队中,亲身经历了那段标新立异的编、导、演、音、美创作机制和艺术创造过程,受益匪浅。有一天,我跟着袁雪芬她们几位大姐一起去唱电台;我先唱完了,刚准备离开,却被她拉住并轻轻对我说:“雅珍(我小名),不要走,听听我们唱完。”当时我不以为然,但很快就懂得这种学习机会难能可贵。大姐如此关照和呵护,对我以后的个人艺术发展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二件事发生在1980年初。我那时近53岁,“文革”十年荒废后,我与长期搭档的戚雅仙齐心协力,重整旗鼓,将我们原来的合作越剧团改建为静安越剧团。雪芬姐一听到我们将被批准重建剧团的消息,一大清早赶到暂且还没有购置桌椅的“静安”团部临时办公室,亲自登门道喜。想到大姐她自己才刚刚“官”复原职,正在为上海越剧院的百废待兴而日理万机,还如此温情关心我们这两个小妹妹,我深深感动。

第三件事发生在1989年春。我已经62岁,正举办我个人的“舞台50周年演唱会”,并有幸聚合傅全香大姐、戚雅仙、王文娟和金采凤这“四大名旦”同台,联袂助演。雪芬姐那段时间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闻讯后赶回了上海,事先专门准备好稿

这孩子出息了,他在学校学了“造型设计”,家里的新房装修,都是按他的设计思路施工的,电视墙上的花纹图案还是他自己画的;三是这个23岁的小伙子,今年找到女朋友了!小姑娘也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在闵行区一

家公司工作。要是小平同志再次来到旗忠村,看到村子发展得这么好,又看到当年的孩子们都成了新农村的建设者,他老人家该有多高兴啊。

子,在我首场演唱会上特别发言祝贺。对此,我感激不尽。

第四件事也发生在1989年。那年初夏,我应邀参加雪芬大姐为团长的“中国越剧赴美出访团”,主演“赠赔”、“后见姑”、“盘夫”、“拒子认子”和“送凤冠”那几个经典剧目。为这个重大任务,

离开雪声剧团后时隔40年,我又在排练场上和雪芬大姐近距离地接触相处;她还是那么敬业认真,天天亲自看排练,尤其对我某个唱腔、某个身段等微小细节提供了出彩的指点,精益求精,令我如此享受“活到老,学到老”的姐妹磋艺之乐!访问美国的那次旅途,我和雪芬大姐两人始终被安排在一起,休息睡觉同室住,出入车行相邻座。半个多月在异国他乡常有空闲,姐妹俩滔滔不绝,

从越剧事业所蒙受的“四人帮”之害,到各自的家庭生活,无话不谈;虽然“雪声”时代之后我们几十年没有太频繁的来往,这个亲密经历使我对大姐更加深入了解和理解,对她也更增加了由衷的崇敬,并使我们俩似乎又回到起点,在大家的晚年复燃起姐妹深情。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雪芬大姐,是她去年逝世前不久。从她那里回来后,我好几天心酸失眠,思绪万千,眼前不断同时浮现着她年迈消瘦的病容和她在繁荣越剧事业上所树立的光辉形象。如今,大姐离开了,可是她人虽离世,精神永存。我所记忆深刻的那几件个人小事,也正反映了我们越剧老姐妹们的深情厚谊。雪芬大姐和我们那代人共同参与、轰轰烈烈发扬光大的光荣越剧传统,将千古不朽,但愿后人继往开来!

铭心小事念大情

毕春芳



早春二月 (油画) 尹中

去。当时我真的很感动,那儿离最近的医院也有十几里路,但他们就这样马不停蹄地跑着。赶到医院时,经过医生的急救,我妻子才安稳下来。再找他们时,几个人已经走了。

第二天,我才想起车子还停在那路边,看到妻子已经好转,便匆匆地赶去开自己的车子。当我到达时,见到昨晚的一位农民工兄弟,正站在我的车子旁,终于见到我时,他露出放心的笑容。他告诉我,昨天晚上害怕车子停在这儿出问题,就从医院先回来了,几个人轮流在这儿守着车子。我看着他疲惫而诚恳的笑容,心里突然非常感动,同时也很庆幸,幸亏自己明智的决定,才结识了那么好的兄弟。本来我想学学雷锋的,最后却着实被真正的雷锋精神感动了。

十日谈

在学雷锋的日子里

不经意的善举得到了赞扬。请读明日本栏。

夜遇搭车人

谢汝平

毛病,就在我急得满头大汗时,妻子突然叫唤起来,说是肚子疼。妻子疼痛越来越厉害,可车子还是发不着,我从心里后悔带他们几人了,要不是停来停去的,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看到如此情景,那几个人也很着急,他们歉疚地让我等等,就回家去了。不一会,几个人抬来了一张简易的绳床,上面还铺着被子,他们让我妻子躺到床上,然后四个人抬着床飞奔着,向附近的医院赶